

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生靠什么活着
蒋林 著

绝顶收藏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蒋林
著

绝望收藏室

DESPERATE
COLLECTION
CHAMBER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望收藏室 / 蒋林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10 (2017.4重印)

ISBN 978-7-5502-8299-5

I. ①绝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8689号

绝望收藏室

作 者: 蒋 林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刘京华 夏应鹏
特约监制: 黎 靖
特约编辑: 朱 瑞
封面设计: 王 鑫
版式设计: 刘 宽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20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299-5
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自序

黎明将近

《绝望收藏室》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，与上一部长篇小说《隐蔽的脸》有些关联。在《隐蔽的脸》中，我写了一个“爱到绝望，谋而后杀”的故事，整部作品充满孤独与绝望。其实，希望的光芒就在主人公的眼前闪烁，只是她没有及时感知。我隐约觉得那太残忍，所以在《绝望收藏室》中，我给主人公赋予了更强大的力量。无论生活的隧道多幽长，无论人生的天空多黑暗，在不远处总有一丝光为我们指明方向照亮前路。

从《隐蔽的脸》到《绝望收藏室》，故事的主人公由若童变成了萧木，主题也由在绝望中毁灭变成了自我救赎。

萧木童年孤独、生活不幸、理想幻灭，即便是那份最珍贵的爱情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，才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一个柔弱的女人能承受的最大痛苦，萧木全部遭遇。尽管如此，萧木从来不是人生的弱者。从某种程度讲，她是一个生活的强者。在艰难险阻面前她从未低过头，一次都没有。在孤独的童年里，她尽力找到快乐；在理想破灭时，她坚信总有一天能够成功；在最绝望时，她没有放弃寻

找失散的爱人。在颠沛流离和无尽的放逐里，萧木在网上开设了“绝望收藏室”，专门收集充满绝望的故事，通过交流为陷入绝望的人带去希望。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，萧木同时也获得了自我救赎。她更加平静，更加坚韧。

故事的讲述者墨非曾是著名作家，在文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但是，他坠入了人生的低谷：婚姻破裂、创作枯竭，生活一片狼藉。在与萧木的交往中，他逐渐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创作的冲动。后来，墨非接手萧木留下的书店，并更名为“灯塔”。这个书店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，照亮每一个在夜色中前行的路人。

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，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。

雨果曾说：“痛苦能够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，灾难是傲骨的乳娘，祸患则是人杰的乳汁。”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，泰国烤肉摊主素拉威说：“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是越是困难越要努力，这样才能生存下来。”所以，海啸之后素拉威将他的小店更名为“拼搏店”。依然是这场灾难，海啸夺走了泰国咸水村100多个孩子的生命，也留下更多的孤儿。在海滩的一个渔场边，一位老者对那些孤苦伶仃的孤儿说：“生活就像渔网，破了还可以再补。但人，一定要有活下去的信心。”

面对绝望，有人坠入泥潭无法自拔，有人奋力反击迎来新生，诸此种种，皆是上帝在考验我们的心性。黑夜沉重，黎明的光才会异常耀眼。梅花之香，出自苦寒，希望何尝不是如此？绝望犹如浓重粘稠的夜幕，黎明之光就是划破它的匕首。黑夜虽至，然黎明将近；绝望虽深，然希望仍在。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 死而复生 /001

第二章 绝望收藏室 /031

第三章 爱情 /053

第四章 破碎的过去 /092

第五章 文字的气质 /122

第六章 真相 /164

第七章 预谋自杀 /180

第八章 灯塔 /208

第一章 死而复生

1

“如果看不到光芒，我甘愿被黑暗吞噬。我选择离开，因为这是我最好的归宿和最后的救赎。那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、被我伤害和伤害我的人，希望在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彼此祝福和谅解。晚安，所有卑微的生命。”三年前的一个深夜，萧木留下这段话和一段触目惊心的割腕自杀视频后消失在这个世界。她用一张锋利而散发着寒光的刀片，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恩怨与纠缠。

作为一个从未正式出版过任何文字的写作者，媒体对萧木的死亡并不关心。报道寥寥可数，基本上都是发表在本地报纸文娱版边角的豆腐块文章，即便最长的报道也只有五百七十四个字。没有照片和评论，看起来是因为当天的新闻不够而拿来滥竽充数的。这些报道中，没有哪一篇是在关注一个作者为什么走上死亡的不归路，而是把萧木直播自杀作为最大的噱头。

什么都能拿来被利用，包括死亡，这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笑话。

相对来说，网络上的信息比报纸略多，其中一个以八卦闻名的论坛发起了萧木到底为何自杀的讨论。发起人原文转发了萧木的遗书和自杀的视频，并配上煽情的文字。而且，这个身份不明的发起人还从视频中截了很多图，一张一张地发布在论坛里。照片中，萧木脸色惨白、双目微闭，花格子衬衫左边袖子上乌黑的血迹清晰可见，与暗紫色的嘴唇遥相呼应。发起人这样写道：“所有选择死亡的人，都有无法继续生存的理由。我们要为每一个坚强的生命高唱赞歌，也要为每一个脆弱的灵魂送去祝福。生存与死亡，都是对生命的一种选择。”

尽管有触目惊心的照片和催人泪下的文字，但反应者并不多。评论大约有一百来条。在这个人们习惯于用点赞来表达关注的时代，有关萧木的这条新闻中有四个回帖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和支持。

第一个回帖：今生的光熄灭，来世的灯点亮。所有不去争取希望的人，都是生活的懦夫。

第二个回帖：活着多好，搞不懂为什么要去死。从视频上看，这不像是炒作。作为一名专业医生，我能够判断出视频中此人的流血量已经超出了导致休克的最大值，几无生还的希望。在此我劝诫所有的人，活着就好好活着，生命不可逆，千万珍惜。

第三个回帖：每天都会有人死去，不足为奇。

第四个回帖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作者，现在她终于用死亡让我认识了她。但悲哀的是，她怎么连一部作品都没有？有可能是一种炒作，只是为了出名。

第四个回帖似乎包含着某种莫名的意味，尽管看上去不痛不痒，但往深处想就能发现：此人认为萧木在做一场死亡秀，目的是引起社会关注。这个躲在电脑背后的人，用尖酸、刻薄的文字把萧木描述成一个欲望缠身、浅薄无知的女人。这些文字在传递一个信息：萧木根本就没有死，她只是用一场假死来骗取人们的关注。

尽管关于视频中萧木是真死还是假死的争论进行得相对激烈，那位自称医生的人甚至晒出了自己的医师资格证，但是两天后，这个话题依然逃脱不了石沉大海的命运。从讨论中可以看出，人们认为萧木自杀的原因无非是为情所困，或者患上不治之症。这也是这个时代自杀者最普遍的原因。当然，更多的人都支持第二个回帖，毕竟专业人士所说的话会是专业的。

萧木的死没有吸引更多人关注，更无人思考藏在她死亡背后幽深的绝望。死亡带来的短暂讨论，很快就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信息碎片中，如随风飘散的灰烬。

2

三年之后，事情开始变得荒诞离奇。

一个沉闷的午夜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对方是位女士，口气温婉、语速缓慢，好像我们是多年不见的朋友。但是，我却被她的话惊出一身冷汗，僵硬得如同寒冬里一只慌张无措的蚂蚁。

“请问您是墨非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谁并不重要。”

“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？”

“这个也不重要。”

“那什么才重要？”

烦躁的夜色和唐突的电话让我情绪瞬间爆发，打算立即挂断。

可是，当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时，听筒里又传来夜猫呻吟似的声音。模糊而缥缈的语句在昏暗的灯光里划过一道悠长的弧线，在我的耳朵里回旋。迟疑片刻，我又鬼使神差地把手机放回耳边。这不可思议的行为，彻底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。

“有个女人想见您一面。”

“女人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女人。”

“哪个女人？”

“萧木。”

“萧木？”

“没错。萧木。”

我身子一软，手机差点儿掉在地上。

气咻咻地挂断电话后，我胸闷气短，感觉随时可能窒息而亡。

手机还紧紧地握在手里，被一层冷汗包围，湿漉漉的。房间里很沉闷。我怒气冲冲地把手机摔在沙发上，一头朝窗户冲去。我记不清这扇窗户到底有多久没有打开过，至少应该有三个月了吧。从云南回来后，我就这样门窗紧闭，足不出户。闷得心慌的时候，我也仅

仅是像只土拨鼠那样撩开窗帘，机警地看一看窗台上被灰尘覆盖的植物和楼下神情麻木的行人。

打开窗户，我看着苍茫的夜晚，清冷的风和昏黄的街灯充斥着荒谬与不祥。不远处街道上一个女人孤冷地走过去，背影晃晃悠悠地消失在巷子尽头。我的眼神停留在灰色的水泥路上，却再也没有任何人在我的视野里出现。

手机再次响起，刺耳的铃声把初春的夜晚撕成写满错字的纸屑。我知道打电话的是谁，一定是刚才那个来路不明的女人。我背靠窗户站在原地，后脖颈子凉飕飕的。响声如我预想的那样停止了。但是，我没想到它会第三次响起，更遑提第四次、第五次。

任何一个死缠烂打的女人，都会让人无比恐惧。

这个春色忧郁的夜晚，我记不清那个女人到底打了多少次电话。我只是明白，如果我不妥协，她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半晌，我拖着步子，垂头丧气地来到沙发前，慢悠悠地坐下。

“萧木说她很想见您。”

“你说的是三年前就已经自杀的萧木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一个死了三年的人想见我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那你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墨非先生，有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您。”她略作停顿，“萧木还活着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萧木没有死。”

“活着？”我嗫嚅道，“她没死？”

“萧木还活着，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得充满热情。”

“三年前她不是还直播自杀的整个过程了吗？”

“那是个假象，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。”

“什么才是真相？”

“真相就是萧木并没有死呀！”

“我是说她为什么要假装自杀？”

“对不起，这个我不能告诉您。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这个真的不重要。”

“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”

“我无法让您相信我。但是，我可以向您保证萧木的确还活着，而且非常希望见您一面。”

面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的理屈词穷，我唯有在寂静的午夜冷笑。我们都没挂电话，她急促的呼吸一声声传到我的耳朵里。片刻后，我们开始继续交流。这一次，是我先开口。

“她为什么想见我？”

“因为您那篇《寻找萧木》。”

“我出版过几百万字作品，这不过是一篇小文章而已。”

“或许在您眼里仅仅是一篇三千字的文章，但萧木不这么认为。”

“她觉得我写得不好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她觉得我写得好要当面感谢我？”

“这个我不清楚。”

“你就是萧木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我觉得你就是萧木。”

“墨非先生，我真的不是萧木。”

“那我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这个我不能告诉您，请见谅。”

尽管我挖空心思绕来绕去，依然没有搞清楚这个女人的身份。

我越来越觉得无聊，心想遇到神经病了。这样的事情，几年前我曾遇到过。

大概是五年前的冬天，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，我都会在寒气逼人的凌晨接到一个来自昆明的电话。打电话的是一个女人，声音仿佛被金属磨过似的，每一丝语气都透着疲惫。她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寻找丈夫，并认定那个失踪十年的男人就在我身边。每次电话接通后，她就让我把电话给她丈夫，说她想与他说句话。她带着哭腔说，我就只想问他为什么走了十年都不回家。我站在如墨的夜色里，瑟瑟地解释自己根本不认识她丈夫。不过，即便我说破喉咙她也不相信。最后，她的声音微弱得难以听清：“就让我与他说句话吧，只要说一句话，我就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
三十多个夜晚，我几乎每夜都准时接到那个陌生女人的来电。在三十多次的纠缠与交锋中，我能够感受到她在泥沼中无法自拔的

绝望。可是，我不能给她带去希望。她已经把要求降低到只与丈夫说句话，但这依然是莫大的奢望。不知她是否真的不知道，那个失踪十年的男人的确不在我身边。我曾想找个朋友假扮她的丈夫，对她臭骂一顿或者说些让她彻底死心的话，了却她的心愿。不过，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充满戏谑的念头。虽然帮不上她，但我不能伤害一个无辜的女人。

后来，我狠心换掉用了多年的电话号码。

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第一，我受不了那个陌生女人无端的骚扰；第二，我斩断她与我的联系，是为了不让她在歧途中沉沦，或许换种方式真的能让她找到失踪十年的丈夫。

沉溺于幻想中的希望，才是真正的绝望。

五年后这个春天的夜晚，我再一次挂断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，并关掉手机。

一切又恢复平静。但是，平静中却暗藏着焦灼与惶恐。

我在客厅、书房和卧室之间踱着步子，五年前那些凌晨时分的情形一次次在脑海里盘旋，两个陌生女人的影子相互纠缠，交替出现。偶尔，这两个闪烁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幻化成另一个女人模糊不清的样子。

她们到底是谁？她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为什么总是一次次遇到这样莫名的事情？

没有答案。

嘴巴干燥得快要冒烟了，我转身到厨房倒了杯水，“咕咚”一

下全部灌进肚子里。摔掉杯子，我一头扎进书房，随便拿起一本书便读起来。这本名叫《隐蔽的脸》的小说星期三才买回来，一个字都还没有读。作者没什么名气，至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当时，我仅仅是被书名和封面吸引便买了回来。封面上女人的脸被遮了一大半，性感的嘴唇中含着一丝长发。我喜欢这样的方式，买一本书读一本书都没有任何目的。一时冲动而引发的购买和阅读，是一种无言表的愉悦。读一本陌生的书，是一趟奇特的探索和旅途。

温柔的夜色和内心的烦躁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手腕上嘀嗒作响的手表指针像一根皮鞭，一次次把《隐蔽的脸》中的文字从我心里赶走。半个小时后，对这本书的所有认识依然只是书名和封面上那张令人遐想的脸。

我站起来，把《隐蔽的脸》放回原位。

此刻是凌晨一点十五分。

虽然最近十年来凌晨三四点睡觉已是常态，但现在我却感到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。我决定不漱口、不洗澡，立即上床睡觉。可是，我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这个夜晚操纵着自己的思维和行为。放好《隐蔽的脸》后，我没有走向卧室。我的眼神不自觉地飘向左边的书柜，慢慢游弋到第二排中间的位置。尽管我不情愿，但目光最终定格在并排放着的两本书上——《世界尽头的奇妙之旅》和《在地狱里唱歌跳舞》。因为这两本书，我才写下《寻找萧木》，因为《寻找萧木》，我才有了今晚的奇特遭遇。

这两本书设计笨拙、装帧简陋，却散发出无穷的魔力，死死地拽着我的双脚。但是，我心里涌动着的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与这两本

书带来的诱惑形成了强烈的对抗。一番拉锯之后，我紧闭双眼离开了书房，把沉重的肉身丢在床上。

可是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萧木、那两部小说和突如其来的电话，在脑海里翻滚出巨大的热浪，轮番冲击着我。我一次次告诫自己，世界并不存在操纵大脑的神秘力量，摧毁我睡眠的完全是自己作祟的心思。我越是暗示自己放下杂念早点入睡，我的意识就越清醒。我还在琢磨那个打电话的女人，我还在回味萧木和那两部小说。小说中的主人公和鲜活的细节，不失时机地撞进我的心头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两部小说偶尔会在我的脑子里混为一谈，主人公和故事情节相互交错、重叠，演绎成另一部不存在的作品。

折腾一宿，天还未完全放亮时我便起床。在稀薄的晨曦中呆坐大半个小时，直到第一丝阳光从窗帘渗进来后，我才起身去厨房倒开水。几口热水下肚，我逐渐从疲乏中缓过神来。撩开窗帘，我心思散漫地盯着楼下的小巷子，一个老人挑着蔬菜晃晃悠悠地走过去，背影落寞、萧瑟，没有春天的气息。我感觉自己每次失眠早起，都会看见这么一位挑着担子的老人。相似的背影，相似的步伐。只是，我不清楚他们是否是同一个人。

折身回来，我在屋子里来回转悠。不想做饭，不想读书，更没有心思写作。《给你的情书》中断已久，但总是没有再次提笔的勇气。就像一场历经煎熬的感情破碎后，无论怎样都难以续上。作为一个曾经声名大噪现在前途黯淡的作家，我无数次暗下决心，此生最后一部作品《给你的情书》一定要完成。但是，如今我似乎早已将这部献给最爱的女人的作品忘记。我一次次敦促自己，

但又一次次放弃。

次日早晨，我从枕头下摸出手机，打算看些稀奇古怪的信息打发时间。但是，原本就糟糕的心情瞬间被一团霉味包围。

手机刚打开，就弹出一条短信。我一看号码，脸就沉了下来。短信是昨天晚上那个女人发来的，因为关机，所以我难以判断她发短信的具体时间。我不知道是否后悔阅读了这条短信而不是直接删除，但是，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彻底被改变了。这条短信把我带上另一条道路，遇见了从未遇见过的人，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故事，过上了从未想过的生活。

我一字一句地读着这条短信：“尊敬的墨非先生，我知道贸然给您打电话不妥，也理解您愤然关机的心情。所以，我想给您发条短信是最好的方式。萧木很感谢您写的《寻找萧木》，她觉得非常精彩。现在，她仅仅是想见您一面，别无他求。我相信您会赴约，因为我能感受到您对萧木作品的热爱。所以，请您记住她的住址：幸福大街槐树巷66号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打扰您了。至于我到底是谁，您不用知道。或许，将来您也会知道。祝您身笔两健！”

这条短信我只看了一遍，一股莫名的怒火在胸中燃烧。然后，我把它删了，并把这个手机号码设置到黑名单里面。可是，那些文字仅仅是从手机里消失了，却如一枚枚生锈的铁钉，顽强地扎在我的脑海里。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，那些文字在我脑海里一次次出现，像绚烂的花朵那般充满诱惑。

即便我答应与萧木见面，但是，心中依然有很多疑虑。

萧木如此急于见我，真的仅仅是因为我心血来潮而写的《寻